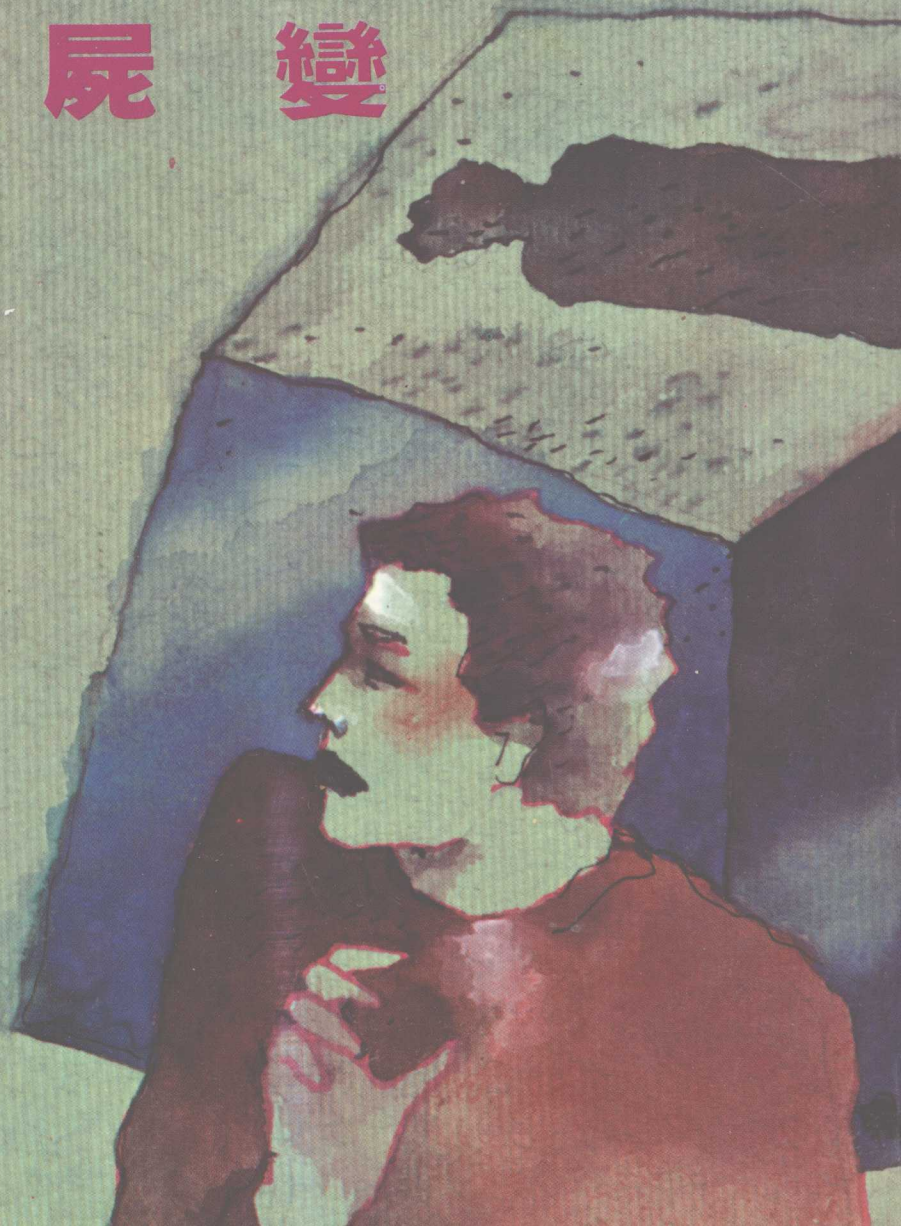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屍 變





倪匡著 **屍變**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屍

變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⑥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12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八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55-6

目錄

屍

變

一

合

成

一一一

筆

友

一一三

「屍變」是一件令人想起就不寒而慄的怪事，而這樣可怖的事，又和一個十分曲折的故事連在一起，那自然更引人入勝。在未曾敘述這故事之前，我必須說明幾點。

第一，這是一個很有恐怖意味的故事，但絕不是故作恐怖，聳人聽聞。

第二，屍變的傳說，古今中外都有，也許有人認為屍變和科學，是扯不上關係的。但其實不然在生物實驗室中，切下了青蛙的大腿，找出它的神經，用電去刺激它，青蛙的大腿，便會作跳躍的反射。這是任何中學生都知道的常識。而古今中外一切有關屍變的傳說，也和電有關，例如外國的傳說，雷電之夜，屍體會起來行走；中國的傳說是貓在死人身上走過（貓爪磨擦，產生靜電），便會屍變等等，這個故事中發生的屍變，和傳說中的畧有不同，後文自有明叙。

第三，這只是一個「故事」，在故事中的一切，如果與某些事實有巧合之處，純屬偶然，再一次聲明：那只是一個故事！

如果這是一個「鬼故事」的話，那麼它的開始，和一般鬼故事却不同，它不開始在風雨淒迷的夜晚，而開始在一個風和日麗，陽光普照的下午。

那是仲秋時分，我性好活動，自然不肯耽在家中，一早就駕艇外出，我駕的是那種有帆的小艇，只有我一個人，那種小艇在出海之後，可以不受任何塵世間的聲音所騷擾，可以使得自己的心靈，真正陶醉在大自然之中，享受大自然的風光。

在中午時分，東邊突然起了一大片烏雲，那一大片烏雲以極高的速度向整個天空蓋來，我的航海經驗雖然說不上如何豐富，但是一看到這樣的情形，也可以知道天要起變化了。

而我又偏偏未曾帶收音機，是以我根本無法測知天氣要起什麼樣的變化，我唯一的辦法，便是立即回去。

於是我扯起了帆，開始的十五分鐘，還算順利，帆孕足了風，向前以十分高的速度行駛着，但是接着，海面上就刮起了旋風。同時，海面的波濤，也變得十分之洶湧了。

說來也奇怪，天上的那片烏雲，在吞噬了半邊青天之後，似乎停留着不動了，但是，本來是蔚藍澄澈的海面，這時却變成了一片暗灰色。

那種小帆船是絕不適合在風浪中行駛的，而我在駛出來的時候，由於天色十分好，風向又是對歸程有利的，所以，我根本未曾考慮到歸程的問題，因而我離岸相當遠，至少有兩小時的航程。

我的帆船上沒有呼救的設備，當旋風猛烈地吹來，令得風帆被捲去了一半之後，艇就開始在海中打起轉來，我無法控制它了。

我只好用力地扳緊了舵，海面上在這時，似乎也起了一股暗流，我的帆艇不由自主，向西飄去，約摸在半小時之後，我才有了獲救的希望。

我看到遠遠有一艘船的影子，那船還離我十分遠，使我獲得可以得救的信念是，我的帆艇，這時正向着那船飄去。

當我才一發現那一艘船的時候，我只看出那是一艘船，但那究竟是什麼樣的船，我却看不清楚。但在又過了二十分鐘之後，那船的輪廓，便已漸漸明朗了，那是一艘古色古香的北歐海盜船！

一點也沒有看錯，那是「威金」人出海的那種船，但當然不會是真的海盜船，現在有許多人，喜

歡將豪華遊艇的外型，裝飾成海盜船，我所看到的那艘船，當然便是其中之一了。

它的桅杆上帆是落下来的，但它仍在前進。

它不但在前進，而且前進的速度十分快，我們已漸漸地接近了，我開始大叫。

當我開始大叫時，暴雨已然洒下，我全身在半分鐘之內，便已濕透，而烏雲也已遮沒整個天空，當然，浪更加洶湧了！

我叫了沒有多久，那船上的人便已注意到了我，他們先向我指指點點，接着，便有人冒雨走上甲板，來到船舷上望着我，我的小帆船距離他們只有七八碼了，我大聲叫道：「我遇險了，請你們救我！」船上有幾個身形十分粗壯的人，看來像是水手，他們其實不必聽到我的叫喚，也可以知道我遇險了，他們之中的兩個，抬起了一盤纜繩，用力一拋，向我拋了過來，同時叫道：「接住它！」

他們拋出的繩子，「聽聽」地向前飛着，繩頭「拍」地一聲，打在我的小帆船上，我連忙伏下身，將繩子先在我的小帆船上繞了幾繞，綁住了我的帆艇，那船上幾個水手在合力拉着，我的小帆船和那艘船迅速地接近，終於靠在一起了。

我拉着繩子，向上爬去，船上的水手也在吡喝着，替我出力，不消多久，我的雙手已然攀住那艘船的船舷，只消一聲身，就可以上船了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際，只見一個人從船艙中走了出來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

當我的雙手一攀上船舷之際，已有五六隻手伸過來拉我，那些手都是十分粗糙和有力的，一望而知是水手的手。但是，那一下呼喝聲，傳了出來，那幾隻伸出來的手，立時縮了回去。

我也被那下厲喝聲弄得呆了一呆，我抬起頭來，首先看到那四五個水手，像是做錯了事的小孩子一樣，一動也不動地站着，雨水洒在他們黝黑的臉上，而他們臉上的神情，毫無例外，都十分尷尬。

我也看到了那個發出極之嚴厲的呼喝聲的人。

那是一個中年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膠雨衣，他的面色，十分之蒼白，甚至可以說，是接近灰白色的。他有一個十分瘦削的臉，和一雙比常人來得大而向外突出的雙眼，是以他給人以一種十分陰森之感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，但是從他厲喝一聲，那些水手就一點不敢動這一點來看，那人可能是一位十分嚴厲的船長。他那雙眼也正瞪着我，然後，他又大喝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

那四五個水手中的一個，戰戰兢兢地道：「我：我們發現了一艘小艇，艇上的人在求救，是以我們拋繩子給他，將他救上船來……」

「那水手的話，可以說一點也沒有講錯，可是那傢伙却像這個水手做了什麼天大的錯事一樣，直衝到了他的前面，「呸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，你爲什麼自作主張，你問過我麼？」

看到那人的這樣的態度在責備那水手，我的心中也不禁大是有氣。雖然，那船或者是他的，而我也正要靠他的收留，但是在海上航行的人都知道，搭救在海上遇難的人，實在可以說是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，他實在不必作威作福，我也不必卑躬屈膝的。

我雙臂一發力，上半身便已越過了船舷，接着，我再一聳身，便已上了甲板，我大聲道：「先生，水手並沒有做錯什麼，你不必那樣責備他的！」

我話才一出口，那人倏地轉過身來。我從來也未曾看到一個人的神情如此之緊張，如此之充滿了

戒備的神態的，那人這時的神態神情，我實在想不到適當的形容來形容他。

我只好用較囉唆的字句來形容他，他那時的情形，就像是我登上船的目的，是來搶他的愛妻一樣，或者，他的神情像是一塊極好草地的保護人，而我一頭闖進草地來的野豬！

他的神態是如此之異特，是以令得我也突然呆住了！

他一轉過身來之後，雙手緊緊地握着拳，用極其尖銳的聲音叫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為什麼登上我的船？將他趕下去，你們全站着幹什麼，將他趕下去！」

他最後的幾句話，是呼喝水手將我趕下去的，那幾個水手顯然不想執行他的命令，但是却又不敢明顯地違反他，是以懶洋洋地向前走來。

這時候，我的心情實是可想而知的，當你不幸在海上遇到風暴，而你所搭乘的又是一艘毫無抵抗風暴能力的小帆船，那已經糟糕的了；有幸你遇到的一艘船，可是船上的人，竟不講理到這種程度，竟要命人將你趕下海去，你會有什麼感覺呢？老實說，我是啼笑皆非的，我盡量抑遏着自己心中的怒意，也盡量使我的聲音聽來心平氣和，我沉聲道：「先生，我遇到了風暴，而你的船正在海中央，我想你不是要看我掉在海中浸死吧！」

那人的橫蠻和不講理到了沒有人性的地步，他揮着手，發瘋也似地跳着，叫着，道：「那是你的事，而這是我的船，你滾，滾開我的船！」

他的手指直指着大海，他竟要我在那樣的情形下，滾下大海去！

我的一生之中，稀奇古怪的人，見過不知多少，可是我卻還是第一次見到那樣的人，這時候，我

心中的怒意反倒沒有了，我只感到好笑！同時，我對那人，也生出了一股憐憫之意來，因為那人的言語和行動，分明證明他是一個心理和神經都有問題的人。

我側過頭去，去問那幾個水手，道：「船上還有什麼人沒有？難道只有他一個人麼？」

可是那幾個水手還未及回答我的問題，那人已然向我疾撞了過來，他那一撞，來得突然之極，而且撞擊的力道，也着實不輕！

我被他一撞，甲板上又滑，不由自主，退開了五六步，幾乎就此跌下大海去，一伸手，便執住了他的衣領！

如果是早十年，我的火燎毛脾氣還未曾改的時候，那傢伙一定要飽嚙我的老拳了，但是現在，我的脾氣畢竟已好了許多了！

所以，我一抓住了那人的胸前衣服，我便想到，那是他的船，我登上他的船，首先是我的不是，他有權不歡喜我。我立時又放開了手，道：「先生，我必需留在你的船上，等暴風過去，我想，你總不致於堅持要我離開你的船的，是不？」

「不行！不行！」那人又叫了起來：「絕對不行，你必需立時離開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那人實在是不可理喻，而我實在又想不出如何才能使他答應我留在他的船上。而就在這時候，我只聽得船艙之內，傳來了一個老婦人的聲音，叫了一句話。那老婦人所叫的，是中國福建北部山區，一種十分冷門的方言。

我對各地的方言，都素有研究，所以我聽出那老婦人在叫道：「阿保，外面吵什麼？」

那人立時以同樣的方言回答道：「阿母，有一個人上了我們的船，他還硬要留在我們的船上，我正在趕他下去，我一定要趕他下去！」

我笑了一笑，也用同樣的方言叫道：「阿婆，你的兒子想要我在海中淹死啦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他要害人命啦！」

我學那種方言，雖然不能學得十足像，但是也有八九成，那人突然一呆，顯然地絕料不到我竟然會講他們家鄉的語言。

而艙內的那老婦人也呆了一呆，然後道：「阿保，是自己人啦，問他是哪一村的人啦！」我心中更覺得好笑，向前走去，我想到船艙中去和那老婦人說個明白，可是我才走出了兩步，那人又攔住了我的去路，大喝道：「你想做什麼？阿母，他不是我們的人，他是外鄉人！」

船艙中那老婦人却還比較講道理，她道：「阿保，外鄉人也好，自己人也好，這麼大風雨，就讓我們在我們的船上避避風雨好啦！」

那人面上的神色更加難看了，他連忙叫道：「那怎麼行？阿母，你忘了我們的船上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陡地想起我是懂得他們的方言，是以立時向我望來，住口不言，面上的神色，難看到了極點。這時，我的心中，也疑惑之極！

那人堅持不許我上船，我早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什麼原因。如今，從那人講了一半的話中，我却有點端倪了。

我可以猜得到，那人堅決不讓我留在他的船上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為他的船上，有着什麼不能

讓我看到的神秘東西！

我心中立即問自己：那不能讓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？是鴉片、白粉？是軍械？還是其它的走私品？毫無疑問，那一定是非法的，見不得人的。要不然，何以那人一定要將我趕下海去呢？

我倏地伸手，抓住了那人的手腕，冷笑着，道：「這是一艘走私船，是不是？」

那人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，你當我是什麼人？我叫鄭保雲，你將我當作什麼人了？」我陡地一呆，抓住他手腕的手，也不由自主鬆了開來。那被我當作是神經漢，一定要將我趕下海去，不許我在他船上的人，竟然是鄭保雲！

而我却將鄭保雲當作是走私犯，那豈不是太可笑了麼？

鄭保雲的本身，或者還不十分出名，但是他的父親，却是舉世聞名的，他父親在亞洲各地，經營着好幾項事業，全是這幾項事業的頂峯人物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足以影响到那幾項事業的股市行情。我無意在此列舉鄭保雲父親經營的究竟是哪幾項事業，而他的父親是世界著名的富翁之一，那是絕無疑問的事情。當然，創業的老頭子已經死了，現在的富翁，正是我眼前那面色蒼白的人：鄭保雲！

我對於鄭保雲這個人，並不是十分熟悉，但是却聽說過不少有關他的傳說，據說他從小就被送到美國去讀書，他讀書的成績非常好，有好幾個博士的頭銜，在他父親過世之後，他就接管了他父親的一切事業。我所知道的，只不過如此而已。

如果他是鄭保雲的話，那麼在他的船上，見不得人的東西，自然不是什麼私貨，而是另有別的物

事的了。

我鬆開了他的手，他還在喘着氣發怒，我沉聲道：「對不起，鄭先生，我聽道你的名字，我也絕不願追究在你船上，見不得人的東西是什麼，我只不過想避過這一場風雨而已！」鄭保雲當我提到「見不得人的東西」之際，他面上的神色又變了一變。

頓了一頓，鄭保雲道：「你不能在我的船上，你回你自己的小艇去，那小艇既然附在我的船上，那就絕不會翻轉，這是我最大的容忍了！」

這時候，風雨正劇，而我的小帆艇上，根本沒有什麼可以掩遮的東西！是以他這時比要趕我下海，雖然好了些，但是却也好不了多少。

我忙道：「那個——」

可是我才講了兩個字，鄭保雲已大聲叫道：「你私自登上了我的船，我完全有權將你趕下海去，莫說我的水手絕不會對外人洩露了，我也絕不會有罪的，你明白麼？」

我冷冷地道：「你說得對，以你的財勢而論，的確是可以胡作非爲了，謝謝你准許我的艇，附在你的大船之旁，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船是向何處航行的麼？」

鄭保雲一定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，要不然，就是有什麼事在使得你特別敏感。是以他一聽得我那樣問他，又跳了起來，道：「那不關你的事，風平浪靜之後，你立刻離開我的船！」

我怒道：「如果那時候，船正在太平洋之中呢？」

「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。我要你明白，我是現在也不必理你的，你知道麼？」

我忍住了一肚子氣，我已下定了決心要報復，是以我當時並不說什麼，只是道：「你說得是，我明白了，沒有你，我已經淹死了！」

他狠狠地道：「你明白這一點就好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」他用雙手趕着我，我反正已打定了主意，是以並不反抗，跨出了船舷，順着繩子，又回到了我的小帆船之上。

那時，風雨越來越大，我一到了小艇上，已聽不到他的聲音，但是却還可以看到他在指手劃腳；他一定是在吩咐着水手監視着我，不許我爬上來。

然後，他在甲板上消失了。

我在小帆船上，浪頭一個接一個蓋上來，風雨又十分大，我一生之中，可以說從來也沒有過那樣狼狽的處境過。但是總算好，我的小艇不致於傾覆。而風浪雖然大，鄭保雲的船，却隨着浪頭的起伏，在海中平穩地航行着。他那艘外表並不引人注意的船，一定有着了一條了不起的龍骨和超特的機器！那船雖然不大，然而毫無疑問，它是適合在大海之中航行的。

我將自己的身子縮成一團，用帶子將自己固定在船桅上，若不是那樣的話，我是隨時可能被擡到海中去。我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。

我也已然決定，鄭保雲那樣對付我，我一定要將他那見不得人的秘密揭穿，作為報復。

當然，我要弄明白他那絕不想給人知的是什麼秘密，就必須登上那艘船。不錯，我正準備那樣做，但我還必須忍耐些時候。我相信現在，不但甲板上的水手在監視着我，鄭保雲也一定在監視着我。

我要等到天色黑的時候再行動，在這樣的風雨之中，天色一黑，一定甚麼也看不到，我要爬上船上去，鄭保雲也難以對付我了。

我心中設想了很多可能，去想像鄭保雲船上不想被人知的是甚麼東西，但是却一點頭緒也沒有。風雨之際，天色黑得特別快，很快地，我便看不見甲板上的人了。我不到甲板上的人，甲板上的人自然也看不到我了！我趁着巨風稍弱的時候，深吸了一口氣，攀着繩子，便向大船上攀去。

不消多久，我雙手已然抓住船舷了，我慢慢探起頭來，向甲板上看去。

只見兩個水手，穿着黑膠雨衣，在甲板之上，縮成了一團，我正在考慮如何對付他們兩人之際，却聽得他們講起話來。

左邊的那個嘆着氣，道：「小艇上的那人，不知怎樣了？唉，算他不够運！」

另一個則道：「看來他像是很強健，希望他可以捱得住，我看風雨明天就要過去了！」

那一個又道：「風雨過去了也不是辦法啊，那時我們在大海中，他一艘小艇，甚麼時候，才能够飄到岸上，還不是一樣死？」

另一個則道：「我看，鄭先生或者會准他的小艇，拖在大船之後，一齊到馬尼拉去的。」

那一個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不用想！」

另一個也不再出聲，他們兩人將身子縮得更緊，顯然他們在甲板上受風雨襲擊的滋味，也不會好受，比我也好不了多少！

從這兩個水手的對話之中，我至少知道了兩件事。第一，這艘船，是到菲律賓去的，目的地是馬

尼拉。第二，在大船上，我的敵人只是鄭保雲一人，船上的水手，可以說都是同情我的。

尤其是第二點，對我來說，十分重要，因為那對改善我的環境，和我想追究鄭保雲的秘密，十分有帮助，至少，我可以不必用武力對付那兩個水手了。

我又等了一會，雙手用力一按，身子打橫一滾，便已滾上了甲板。

我的身子才在甲板上滾了兩下，那兩個水手便已然一齊站了起來，我也連忙一躍而起。這時，風浪仍然十分大，是以我們三個人的身形，其實都是站立不穩，在不斷搖幌着的。

我忙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兩位，請你們別張聲，我在下面實在忍不住了。巨浪不斷向我撞來，如果我不爬上來的話，我一定會死了！」

那兩個水手着急道：「可是，如果船主知道你在船上，我們也不得了啊！」

我完全相信他們兩人所講的是實情，我立時問道：「你們可知道，這船上有着甚麼，以致他堅決不肯讓我在船上渡過風雨？」

我看不清那兩個水手臉上的神色，但是從他們猛地震了一下看來，我的問題，顯然是令得他們大大地吃了一驚，由這一點也可以知道，他們多半是知道爲甚麼鄭保雲不讓我在船上的。

我忙踏前了一步，一伸手，用力抓住了其中一個水手的手臂，道：「你們告訴我，究竟是爲了甚麼？要不然，我大聲嚷叫起來，說是你們叫我上船來的！」

我這時，用這種手法來逼那水手，實在是十分卑鄙的一件事！

但是我實在太迫切想知道鄭保雲這傢伙爲甚麼不讓我上船的原因，是以我不得不那樣做。

那水手忙道：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」

另一個水手，揮拳便向我擊來，但被我握住了他的手臂，輕輕一帶，他便跌倒在甲板上。我連忙道：「聽着，我不想和你們動粗，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事，告訴你們，我小艇遇險是假的，我是警方人員，我要調查一些十分重要的事，希望你們合作！」

我使出了「偽冒警方人員」這一個方法來，果然相當有效，被我握住手臂的那個水手，也不再掙扎了，我拉着他蹲了下來，另一個水手也爬了起來，我們向前爬行幾步，來到了甲板上一處較為背風的地方。

那兩個水手道：「我們實在不知道甚麼，你在我們這裏，實在得不到甚麼的。」

我沉聲道：「這艘船是誰的。」

他們兩個人，異口同聲，道：「是鄭先生的。」

我又問道：「船到甚麼地方去過，去作甚麼？」

一個水手道：「船到鄭先生的家鄉去過，接鄭先生的老娘，和將鄭先生阿爸的靈柩，運到菲律賓去安葬，我們只知道這些了！」

他們的回答，仍然未能釋我心頭之疑。

但是我却從他們的話中，立時想到了一點，那靈柩可能有蹊蹺。靈柩之中，是不是有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呢？這倒要好好查究一下。

是以我又問道：「鄭先生的父親死了多久了？」